

深圳尚书吧

□雷雨

每到一地方，总要去看看当地的书店，尤其是旧书店。但沧海桑田，世道巨变，书店似乎是越来越少了，失望也就越来越多了。

深圳的尚书吧，却给了我意外的惊喜。

大约是在8年前吧，有几位爱书人在深圳书城的一楼一隅辟出三百多平方米的所在，再低调不过的在这座年轻的城市里开起了一个以旧书为主的书吧。它是时尚的独出新意的，更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爱书人部落。并非一定要黄卷青灯眉头紧锁啊，不是说“黄金屋”“颜如玉”嘛？于是乎，“尚书吧”除了经常保持上

万种的旧书，还有不知道都从哪儿搜罗来的默默昭示着多年岁月刻痕的书架、书桌，古色古香，给人以沉重天然亲近之感。还有简餐、咖啡、红酒，当然也有调试得恰如其分的灯光，昏黄的暖色调，从不同的小包间里流泻出来，潺潺舒心的音乐也是四处弥漫萦绕。这样的氛围营造，既可以一人独坐，默默静读，也可以三五同道呼朋引伴，海阔天空，聚谈交流。

尚书吧的“顾问”文白兄说，外国人有《莎士比亚书店》《我与岩波书店》，我们也有《尚书吧故事》啊。看上去文弱瘦小简直是弱不禁风的文白兄，笑意款款，低调谦和，照着每一个来尚书吧的客人。他坦言自

己并不经常到尚书吧来，他要忙着发现旧书的来源，也要操心尚书吧的一系列活动，保持尚书吧的品位和格调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要让这个小小的南来北往的爱书人牵挂的地方，不要爆出书吧开张打烊的消息。因为，实体店黯然停业关门大吉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。

文白兄来自中原腹地商水古城的一座村寨，是叫黄寨吧？他到深圳闯荡也已经二十多年了，出于兴趣爱好，创办了尚书吧，惨淡经营，不求有多大收益，乐在其中。文白兄不无自豪地说，我们这里来了多少人啊，有名人硕儒，也有贩夫走卒，不端架子，不讲礼数，不分贵贱，因为爱书，闻名而来，赞同者，

鼓掌颌首；争论时，彼此陈述，求同存异，不伤和气。

文白兄挚爱版本目录，精研书籍的装帧设计，多次在书吧内举办展览研讨，引来好评如潮。文白兄低调待人，实在好客，已到凌晨时分，他送我祝勇的《他乡笔记》《禁欲时期的爱情》，还有俞晓群的《蓬蒿人语》、杨小洲的《牡丹诗帖》，都是题款签名本呢。

垒砌七星灶，茶水煮三江。那次我去拜访时，文白兄告诉我，当天下午陈子善先生来尚书吧，沈津先生从香港过来也要到书吧里坐坐，当然，江湖上号称“大侠”的胡洪侠会陪着来。深圳尚书吧，真是成了一座城市名副其实的客厅和沙龙了！

微观

○○○

宝宝的背影

徐招治

宝宝学会了走路，每天看着她迈着小腿儿，像个醉汉一样，从这个房间晃到另一个房间，就忍俊不禁。

周末，我带她到商场玩，到处都是人。她东张西望，挣脱了我的怀抱。一个还没满两周岁的宝宝，就这么挤进了人群。那个瞬间，我看到宝宝的背影呆住了，她是那么娇小却又那么坚定，她迫切地想要走进这人群中。

朱自清的《背影》里，儿子望着父亲渐渐老去的背影泪流满面，而如今，我望着宝宝在慢慢成长的背影也几乎是泪流满面。我紧紧地跟上宝宝的步伐，生怕她不小心摔倒。但是她却一路有惊无险地穿过了人群，然后回过头，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
高速春色

朱文虎

从宁出发，驰骋在返乡的高速路上。高速公路犹如一条黑色飘带，飘在绿色田野上。田间里，绿的是麦苗，春风轻拂，麦浪翻波，黄的是油菜花，春光普照，花灿耀眼。

一座座村庄被绿色环抱，被金色油菜花簇拥。田间、田埂、沟渠，布满了金灿灿的油菜花，蜂儿采蜜，蝴蝶起舞。一座座高压铁塔耸立在田间，根根银线连接塔架，似牵拽的索桥，各种鸟儿站在高压线上，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，仿佛对春歌唱。树梢上悬挂鸟窝，如空中摇篮。静静的小河在村边流淌，流出了农家的欢乐。呈现在眼前的景致，勾勒出一幅田园风光的画卷。

一路风景，一路芬芳。当我尚沉浸在醉人的田野春色之中，车已不知不觉地驶出高速口。但沿途风景仍在心头萦绕……

绿萝的新叶

金晓琴

它很绿，很娇小，这样一盆绿萝安静地守在我的书桌前，叶瓣透着晶莹的光泽。

某天，下雨。我将它放到露天阳台，让雨水滋润。后来却忘了将它拿进来。那一夜风雨，窗户作响，淅淅沥沥的雨声直到天亮才渐渐停息。早上，去露天阳台才发现那浸泡在水中的小可怜。我自知它命不久已。果然，叶子开始发黄变烂。我心想，很快也要烂根了吧。于是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感叹自己的粗心。有人建议，把烂叶子剪去，可能还有救。可是好多都烂了，绿色的只有中间几张了，如果剪去了，还像什么样子啊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我狠下心，将枯黄叶子全部剪去。

一周后，剩下的叶子没有变黄，并且开始长出新叶。希望，有时候就是在丢弃了没有用的东西之后出现的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NEW SUPPLEMENT
226号



《时光》(之三)黑白木刻甘露

桑葚

□张鹰

前日看到路边有个提篮小卖的农妇，碧绿的桑叶半遮着黑紫晶的桑葚，一只作秤用的白瓷碗如染了花青的调色盘。

“这是什么？能吃吗？”“是不是染过颜色的？”少男少女们围着七嘴八舌地问。那妇人憨厚地笑答：“是桑葚果，好吃着呢！自家没有农药的。”

“来三碗！”像渴久了的人见到清泉，我迫不及待捡起一枚丢进嘴里，那久违的甜汁流入肺腑，一时间只觉尘嚣远远遁去，似有翠翠的绿意爬上心壁。

我的老家像极了茅盾先生《春蚕》中的情形，有不少“老通宝”以茧为生，那里的阡陌沟坎，地头地脑，屋前屋后，凡能长树的地方都是桑树。每年春风吹起，桑树便发出嫩绿色的芽，好像丹青妙手随便一抹，芽儿便春水般溅泼开去，成了枝条。几乎与此同时，鱼子般小小的桑葚便密密地结在枝条上了。桑叶在风中长雨中肥，在采桑船的拍桨声中枝繁叶茂，桑葚也在孩子们的企盼中由青变红，由红发紫，由紫发黑，晶晶发亮，盈盈欲滴，像串黑色的宝石。

此时的桑园是孩子们眼中的天堂。每天清早我们跟着采桑船听着悠扬的采桑歌，从四

面八方汇集桑园，大呼小叫地拣那果子大的密的树爬，或骑在树上或躺在枝上，一把一把地捋着桑葚往嘴里塞，直吃得双手乌紫，嘴巴乌紫，白布衫变成紫花衫。然后抚着溜圆的肚子，躺在桑树下松软的土地上惬意地摊开四肢，看树叶在阳光下摇动，听小鸟在树上歌唱，看“花娘子”起舞翩翩，童稚纯净的奇想和梦幻，像桑葚一串串从心中生出。一不留神，在桑树下做一个美梦，那梦也是紫盈盈的鲜甜。

外公会给我讲桑树的故事，于是，我就知道了炎帝的妻子叫嫫祖，黄帝的正妃嫫祖发明了养蚕取丝，历代帝王，都把“劝课农桑”作为国之大政。知道了风一样轻盈，水一样柔滑的丝绸，就是蚕宝宝吐出来的。

回到南京父母家，也曾用小纸盒养过蚕宝宝，后来也曾为儿子到处寻觅过桑叶，然而只在公园找到过几棵桑树，和稀稀拉拉的青不青红不红，又酸又涩的桑葚，那“漫山绿透，层林尽染”的桑园和紫晶晶、甜蜜蜜的桑葚只能在记忆深处寻找了。

知道桑葚的营养是在病后医生开的“桑葚膏”中了解，这才明白少时村童们虽然粗茶淡饭，却出落得健壮灵秀，全仗着桑葚一类天然食物的滋润。

婚姻里的指甲刀

□陆颖

读一位女作家的散文，在文章里她讲了给自己买一把指甲刀的故事，看后颇有感慨。

她说婚姻生活又可爱又可怕，它让你和别人“共享”，“共享”的结果是：房子是二人的，电话是二人的，筷子是大家的，连感冒，也是有难同当。因此这位女作家决定自救，要在婚姻生活中，在为人女、为人妻、为人母的多重身份中，厘出一个单独的自己。这句话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可没有那么容易。

她克服了自己的罪咎感，最终花了很高的价钱为自己买了一把质量优良的指甲刀。随后鼓起勇气跟家里的其他三口人说明，这把刀专属于自己，其他人都不能用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每当她在深夜用自己的这把指甲刀剪指甲的时候，她才感觉找到了自己。那个时候，她就是她，既不妻，也不母，既不贤，也不良，她只是她。远方，仍有一个天涯等她

谷雨

□李安宁

春天被一场浩大的花事劫持，渐行渐远，撒下一路泪花瓣瓣。一场谷雨从一部遥远的《诗经》里飘落下来，用轻盈和欢快，轻轻敲击着夏天的门环。

欲露还羞的夏站在季节的门槛，敞开一叶心扉。一股潮湿湿润的风，洗尽了尘世的一切尘埃。

成吨的绿压弯了树冠，从树梢下流了下来，漫进小溪和池塘，渲染出一幅风雅别致的水墨画卷。村庄优雅地立在画的中央，目光沉醉，静静聆听一曲乡村田园的交响。

天上，几缕阳光在云缝里穿梭，和云朵俏皮地捉起了迷藏。一粒金色的阳光一不小心跌落云层，被一只衔泥的春燕叨起，垒进了老屋的乡愁。

老柳披一袭新装，站在溪

去行遍。

其实作者的体会我们很多人都有。尤其是很多女同胞，年轻的时候，也曾有过诸多属于自己的瑰丽梦想。然而，结婚后，她们全部的生活重心变成了家庭，她们的心思成天围着老公、孩子转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家庭，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别人，好像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，一名隐忍伟大的女性，但她们唯独忘记了自己的存在，忘记了心灵深处对真实自己的那份渴望。

其实，人生是你自己的人生。怎样让它变得有意义，这是你需要面对的命题。在繁忙琐碎的婚姻生活中，开辟出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小角落，哪怕是为自己准备一把小小的专用指甲刀，一只憧憬浪漫的画笔，一杯清茶配上心爱的书籍……在那样的时刻，清空一切，只跟内心真实的自己对话，生命为自己燃烧片刻，这个时候没准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与厚重！

边舒展着筋骨，几只小鸭像一个个鹅黄的动词，在它的腋下，跳入一行流动的诗句。

走在雨后的田野上，心薄如蝉翼，一声布谷的清脆，仿佛就能轻易地把心击穿。

一片柳叶，在一只白鹭的牵引下，在一汪水田里飞快地划着浆。一叶柳叶舟撑开了夏天的主题，在它轻快的篙槽下，生命荡漾。

把脸贴在麦苗上，大地深处隐隐有雷声，地表快要包不住十万匹烈马的火焰。

风轻云淡，雨生百谷。农人们正瞅准时机，扶犁荷锄，把他们的虔诚弓成一首诗，在一畦畦不规则的田垄里，播下他们的热爱。他们爱用这种简单不能再简单的修辞，修饰着他们心中的美好家园。

我看见一粒种子落地生根。一滴汗水的生命在一棵棵新生的禾苗上蔓延。